

[法] 尼古拉·易杰 著 徐梦 译

石头新记



La musique des pier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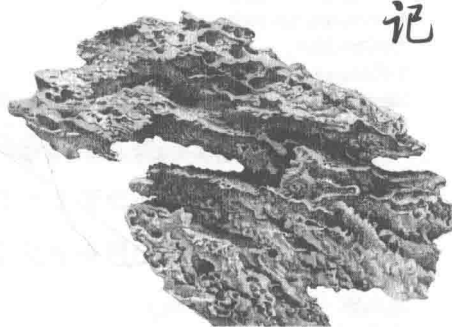
Nicolas Idier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海天译丛

石头新记



[法] 尼古拉·易杰 著
徐梦 译

La musique des pierres

Nicolas Idier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头新记 / (法) 易杰著 ; 徐梦译.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6.4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1604-9

I. ①石… II. ①易…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302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6-013

La musique des pierres

Nicolas Idier

© Éditions Gallimard.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Sea-Sky Publishing House, Shenzhen, China,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封面及扉页石头图案来自刘丹作品)

石头新记

SHITOU XIN J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方琅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蒙丹广告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50千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
定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文版前言

中国是我心心念念的国家。离开她，我仿佛失去了一部分自己。古代被流放至边陲荒蛮之地的文人，大抵也有同样的感受。于是，他们拿起曾经用于书写奏章的毛笔，以诗寄望，借画遣怀。这些士大夫的经历一直于我心有戚戚焉；同样作为公职人员，我以写小说为乐，而实际上，我笔下的故事与表达爱意、抒发愁绪的排律并没有区别。

我对中国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当时，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游历过香港的祖父时常给我看他保存下来的小雕塑和各种纪念品。十五六岁时，我在澳大利亚第一次接触到了汉语。从此，我对汉语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先是在蒙彼利埃大学注册了语言课程，接着又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进修。我有幸在那里结识了两位老师，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挚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程艾兰，还有艺术史学者柯乃柏。

在巴黎时，我时常流连于集美博物馆，沉浸在玉器、漆器和石头的世界里久久不愿离去。这是色彩的胜利，但也是音乐的凯旋：我喜欢这些物品与天地自然的共鸣以及对视觉界限的超越。我最爱的，是堪比视觉交响曲的巨幅画卷，还有被毛笔的韵律穿透纸背的书法作品。

每次回到中国，我都怀有同样的喜悦。完成巴黎-索邦大学艺术史学系的博士论文后，我希望继续之前在写作方面的探索，方向是一位当代的艺术家，一种活的艺术。我询问了柯乃柏的意见；就是在这时，他第一次跟我提到了他的朋友刘丹。

一直以来，我都乐于与顾恺之、石涛、倪瓒这些中国书画大家为伴。借助为“书”系列编纂上海卷的机缘，我认识了当代中国——一个拥有摩天大楼，后现代、全球化的中国。我既着迷于古典，又被今天所吸引。这道不可能成立的等式让我困惑，而刘丹给了我答案。

在柯乃柏的陪同下，我第一次见到刘丹。那是一个深夜——他惯常的工作时间。刘丹的公寓，就坐落在使馆区一幢高楼的顶层。我当时在法国大使馆工作，很难想象这个时间之外的人，竟离我那么近，却同时又那么远。时任法国驻华大使也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我希望在此向她致敬。刘丹当时正在完成一幅作品：一株巨大的向日葵。他之后借办展之机，将此画赠送给了集美博物馆。那场展览

以中国文人石为题，展出了刘丹和他朋友曾小俊的画作。正是柯乃柏促成了此次展览，他的行动就像圣人一般，“善者无辙迹”。见到刘丹，我当场就被他笔下的水墨画深深吸引住了；它仿佛吸收了周围所有的光线，就像迸发新星的宇宙奇观一般。当晚，我们促膝长谈，而这场对话最终变成了《石头新记》。

刘丹与我的作息时间相仿，我们都习惯在夜里创作。我需要深沉的夜，才能进入自己的思想，在内心深处找到写作的力量。我无法在白天写作，因为思绪随时可能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在夜里写作，让我如获新生。比起睡眠，深夜笔耕更能让我在白天精神焕发。睡眠令我疲惫不堪、萎靡不振，而写作却在无形中促使我身体的细胞重生。刘丹也选择在夜里工作，但原因不同：作画时，他必须完全掌控光线。比起白天变幻莫测的自然光，他宁愿控制灯光。而夜晚，给了他最好的光线。

此后，我便常去拜访刘丹，有时在他家，有时在他位于京郊的工作室。我们抽着烟，一言不发。烟雾中，思想迸发而出。我对刘丹充满感激，他将自己创作的大门向我打开，指引我去探索。刘丹远人，却不遁世。他的作品被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收藏，各大藏家买主对他恭维备至，但他却从未屈从于当代艺术圈中这种肤浅的诱惑。他是艺术本身的化身；这种艺术的存在需要绝好的孤独。孤

独这件宝物，所有人都可轻易获得，却时常被忽视。无节制的唯利是图和数字化世界的纷纷扰扰将我们团团困住，严重损害了我们内在生命的实现。

《内在的生命》本可以是这本书的标题，但我认为有必要给这部小说取一个跟古典中国有关联的名字。文学巨著《石头记》将读者带入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探寻中。刘丹身边的我，终于有机会在石头的天地里徜徉。那是一个令人安心的世界，美丽，强大，复杂。而人类，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石头新记》这一标题看上去或许有些不自量力，但我却想通过它，向古典中国致敬，向我们身边的“石头”致敬。

小说完成后，我很自然地把手稿拿给了菲利普·索莱尔斯。这位一直对中国满怀热情的小说家是罗兰·巴特的朋友，20世纪70年代，他们甚至一起访问过中国。索莱尔斯对中国的爱穿越了岁月；当他打来电话说他喜欢这部小说并希望出版时，我欣喜若狂。我当时在上海，住在我定居中国的妹妹家。我登上露台，听索莱尔斯谈我的书，还有他在雷鸟上空看见的飞鸟。我的小说得以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成为“无尽”系列中的一部分。索莱尔斯圆了我的一个梦，我对他感激不尽。

再后来，我在巴黎重新见到了徐梦。她之前曾在我工作的法国驻华使馆实习，她的聪慧、细致和机敏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最让我难忘的，是她面对一切都流露出的孩子般的笑容。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式智慧，快乐的智慧。因此，当徐梦告诉我她希望翻译我的小说时，喜悦再次袭来。翻译并非易事，有时甚至十分艰辛。一天，我写邮件鼓励她；她马上回复说：“对我而言，翻译是最美好的事，我希望有机会以此为事业。”找到徐梦，我深感幸运。她是另一位音乐家，文字就是她弹奏的音符。

幸运还在延续。感谢胡小跃先生，将此书中译本付梓。当他告诉我此书即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时，我激动万分，当即站起身，关上办公室门，然后一个人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我希望以此书的中文版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激以及对我所有中国朋友的谢意。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中国给了我很多快乐，之后也必将带给我更多幸福。这是一个卓越的国家，有那么多的美要与全世界分享。中国给予我最大的喜悦，一是2012年儿子小易在北京诞生，二是2016年《石头新记》中译本的出版。两种超越，两种重生。

易杰

2016年4月

1

公元1世纪时，老普林尼将石头描述为“人类最大的疯狂”。老普林尼，古罗马唯一的大自然的忠诚赞美者，一路跟随我来到了这里。整整三十七卷“美文”版《自然史》在精心打包后装满了两个行李箱，与我同时到达北京。卷三十六写的是石头，《石头的本质》。时不时，我会翻阅一两页；而案前还有千页等我阅读。不用说，我自然是不怕寂寞的。我享受着本无从选择的生活之外的另一重生活，呼吸着一月份冰冷的空气。

*

某个周日，大概早上11点半。前一天很晚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出去了，没有带手机。我们刚刚从纽约的一场音乐会回来，本应该一起吃午饭。我站在门口，没有人开门。

人生便是由坠石组成。这些石头毫无预兆地落下，而我们却不得不继续向前走。我们踉跄而行，不管前路有多艰难。

我想起她，我那被坠石击中、陨灭、一点一点凝固的爱人。我想起那一天，那无名之日。夜晚，她瘫痪的身躯陷入睡眠。变幻开始了：她渐渐石化；地球——这颗沸腾着熔岩的巨大星球自转了一圈之后，她的肉身不像肉身了，石身却更像石身。黎薇是傍晚去世的，在经受了整整一年的病痛折磨之后。我始终不明白。当我接到医生的电话时，我甚至还笑出了声。然后是匆忙的弥撒，家庭会议，火化。我开车跟随着送葬的队伍，突然意识到，《福音书》里的那句“你本是尘土，终将归于尘土”，原来是该按着字面意思去解的。《去问尘埃》，这本我一直以来最爱的书，在我的心头轻轻颤抖。它的作者约翰·范特也活得不易，但书却大获成功。

只需一石，便能尽观自然。

这句话并非约翰·范特所说，而是出自普林尼之笔。上午没完没了，时间无休止地拉长，我在等待。黎薇，二十三年来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黎薇，几乎一整年都卧床不起。而我们竟然还睡得着！看不见的病魔，从内部悄然侵蚀着她。她最终战胜了它，先是化身为大教堂的卧像，那嘴角凝固着笑意的美丽公主，而后成了一捧沙砾，在一个起风的早晨被抛进大海。我记得骨灰盒并没有一下子沉

入海底，而是在浪花中漂浮。岸并不远，就在岩石嶙峋的岬角之后。虽然已是十二月，我还是脱去了大衣。就在我准备好纵身跃进大海，将骨灰盒埋进海底时，骨灰盒终于沉下，消失于巨大的泡沫中，就像一场永诀。

这将是所有人的结局：一动不动，任由肉身沉入深海，化为一小捧沙子。我们奋力抗争，想要趁着一切还来得及参透谜底。而有些人却占有这个秘密；作家、画家、科学家、诗人。他们就在那儿，但他们看得更远。他们知道死亡是敌人，因此紧紧盯着死亡，毫不放松警惕。我一下子就看出，刘丹就是这类人。他知晓如何辨析作用于一切事物的看不见的力量，包括花、石、书。这就是我前来探寻的秘密，在我的身躯僵硬之前。时不我待。

对某些人而言，化身为石并非象征。庞贝附近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老普林尼被当场石化。公元79年，在意大利南部，一片云升起来，天空为之黑暗，大地为之颤抖。山崩地裂之后，是一千六百年的沉寂。时间之外，这座被埋葬的城池，就像土做的大西洋，在由灰烬凝成的浪潮下汹涌。老普林尼的侄子目击了这场灾难，目击了因诸神的妒忌，因石之力量而爆发的火山。

水分渗入，而后蒸发，造就了沙漠玫瑰花瓣的形状。遇到热气之后，花瓣终于盛开。

5

完全被人们叫作pierre, stone, ستون, pietra, камень, Stein,^①石的这些东西迷住了。汉语的发音是“shí”，简短的舌尖后擦音，阳平，然后戛然而止，像一个八分音符。我一动不动，凝固成雕塑。我凝望着那些石头，就好像自己能和古老神话中的战士一般，用内力将其击碎。在这座京城中心的宅院里，有一间摆着沙发和矮茶几的客厅。茶几上摆满了书，还有玲珑的铜雕、玉雕。每当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在客厅中小憩。睡意来临时，回忆也会尾随而至。当回忆太浓太密，我便要逃离它，起身去散步。结果就是，我总是在散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我的眼神从一块石头移到另一块石头。宅子坐落在一条老街上，我摸索着，情愿在一个又一个拐角迷失，经过蜗居着四五口人的蓬门荜户，或空荡荡的深宅大院。再向前几步，便来到了由推土机挖就的河流前，里面漂浮着形如树干的车辆。其实我想要描述的是城市的主干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宽阔，中间由一条漆成白色的栅栏隔开。汽车、自行车、电动车的鸣叫混合成一曲并不和谐的交响曲，时而尖利，时而低沉，时而长，时而短……此时的我总会急忙转身，重新沉入窄巷的沉寂之中。那里，时间中

① 各种语言对“石”的称呼。

7

我走着，每日，每时，晴天，雨夜。亚洲的城市从不熟睡，如那一天之后的我。北京很适合我。我的无眠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土地。清晨，直到天空发白时我才入睡。刘丹也习惯在夜里工作，他的工作室坐落在城东一幢大厦的顶端。他嗜书，任凭自己沉浸在思绪中，置身于时间之外，城市之外，纷扰之外。他自然是不怕孤独的；孤独，让他得以朝适合自己的方向前行。前行中的他，描绘着中国在长久的黑暗之后迎来的巨变和复兴。艺术是开放的；无心政治的刘丹，正在发起一场深刻的革命：石头的革命。这必将是一场凯旋，因为这场革命没有目的，不怀企图，充满耐心。刘丹是内在之石的刻画者，它们无可捉摸，又坚不可摧。

*

公寓落地窗后，玫瑰色的天空下，城市洒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刘丹刚刚从工作室回来。在那里，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画草图。倦意袭来。刘丹很爱护自己的眼睛，正是敏锐的视力让他洞察秋毫。不管是书画还是石头，最微小的细节也逃不过他的双眼。入睡前，他在CD机里放了一张巴赫的光盘。音乐响起，他沏了一杯清茶。日本黑瓷茶杯

上，雕刻有细微的花纹。他抽完最后一支烟，观察烟雾朝天花板升腾。外面，灯光渐次熄灭。朝霞升起，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在高楼玻璃幕墙的反射下愈发夺目。早高峰开始了。刘丹闭上眼睛。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一天中的这个时刻。

*

“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刘丹品读着石涛的这句话。我告诉他，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曾被皮埃尔·李克曼译成法语，而李克曼是唯一既懂翻译又擅写作的汉学家。刘丹看了我一眼，目光随后落在一尊印度小像上。这是佛的两根手指，直指天空，镶嵌在黑色的钢制底座上，放在漆面长桌的另一端。刘丹知道李克曼是谁。在他看来，“只有作家才真正能译出石涛的思想”。

我请刘丹把石涛的“一画说”用毛笔写下来，然后用图钉把这幅字钉在了黎薇的照片旁。书桌上方，黎薇在照片里粲然地笑。桌子用黄花梨木制成，是明代的古物。桌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刀痕，划成十字，这让我很是好奇。之后，我就经常守在桌边，凝视我爱人的照片，以及旁边刘